



焦山志卷十五

山後昇來數客三升巡顧歸安吳雲輯

藝文

主刺于王理以燈塔續之

序跋

且要入山中于文新館于

明

真聖氏書肆里刻有許京口

書焦山避暑圖詠引

入早衣此千里張寶

嘉靖癸卯予與戚子南冠盍簪白下豫訂焦山之約有

避暑欲招唐伯子參禪燕坐水晶宮之句先是荆川與

予久要蹉跎十載乃今荆川用世南元仙游予亦頽老

感慨係之矣。屆茲己未仲夏，社長南坦翁招子避暑仙潭，同赴玉陽史子之約。翁年八十六矣，理櫂山塘口，占曰：雲巖跌坐，方三宿，夢繞仙潭，復幾回。漢浦龍池，堪濯足。振衣坦上，一登臺。三吳久旱，赤地千里，悵望荆谿，問津莫達。乃揚帆毘陵，直指京口。地主南郭錢子聞之，喜迓子篷窗，詰旦要入山中。子友漳餘岳子泊門生許淞田與俱。地主陳子玉虹以微恙辭，弗之強。酬南郭曰：兩山避暑來，逋客三伏逃。禪未擬回地，主多情忘襍。邀子先上妙高臺，相與連牀水晶菴者，信宿社中。諸老有

持觴嗣至者南郭洗醖更酌待月露臺喜誦唐人海  
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鬪韻於卽席予僭起而山僧  
遠塵終焉率爾成詠僉謂漳餘子詞翰名家丹青兼擅  
請繪圖於卷系書諸作爲焦山避暑一故事擬諸香山  
洛社之會未必古今人不相及也予笑而諾焉南郭子  
授簡於予予僭書而爲之引兼以呈坦上翁嘉靖己未

六月七日

山其京口三山志序

顧清

山之有志本禹貢山海經周禮職方氏而廣之宋范至

能之桂山近代之石鐘皆是也北固金焦爲京口三名  
山其形勢之雄風物之美文人墨客之品題皆足以勝  
於天下而未有爲之志如桂與石鐘者山之僧以是爲  
闕典也稍哀集其事各爲一編志於此濫觴矣然統紀  
未一篇帙舛訛或失之繁蕪溺於神怪而遺其大者亦  
有之平陽史宗道以名進士來爲其郡推官聽斷之暇  
覽而興焉乃謀諸郡人張君廷心彙而輯之合爲一書  
曰京口三山志卽成不遠數百里走書雲間屬爲是正  
而後迺付之梓人廷心舉于鄉與予爲同年史君博雅

好古又余所習知也意不可以虛辱而三山者近在吾鄉邑間舟航南北今老矣迫維平生非局於程期則累於憂患雖褰篷引領神爽飛越而巖蘿磴蘚之間猶未有一跡焉每披圖按牒未嘗不悵然興懷意奇觀勝賞亦必造物者有以予之而昔人所謂意行所謂臥遊者特巧於自遣而終非其本情也乃今因是編而得以盡窮其勝龍宮塔廟之外至於林谷之杳邃泉石之幽寄崖鐫水刻之瓌瑋譎怪之跡莫不羅列並進舉集於目前而無一隱遯異時肩輿徑造不問主人而所至皆爲

熟境頭陀元老諸公亦不以予爲生客也則二君之惠  
不旣多矣乎乃爲畧詮次其後先考訂其疑闕定爲若  
千卷而述其大意以歸之史君名魯張君名萊宗道廷  
心其字余所從考實者北固山僧存景焦山僧智鉉始  
來致史君意者余同年友王君國儀終志事者新守羅  
君遵善也

三山志序

屠隆

余登三山然後悟天地靈秀瑰異跌宕之觀無盡而六  
合內外之變幻要渺而莫可究詰者何量也夫茫茫元

氣豁舒翕張而出之聚而成象名之曰天聚而成塊名  
之曰地又天地之氣結而爲山融而爲川川之大者是  
爲江海而江海之中又復有山東方朔神異經所傳蓬  
萊方丈瀛洲三山在大海中多珍禽異獸靈藥瑤草往  
往爲高情勝氣者所艷慕又相傳以爲巨鼇戴之橫波  
乘漲世罕得登幾於恍惚汗漫而所謂金焦北固三山  
者在潤州靈詭空闊庶幾大海三山之亞北固峙潤州  
北頰臨長江沙岸若崩海門若畫業稱南徐巨觀而金  
焦兩山則屹然大江中流琳宮金刹矗其上而鼇鼉蛟

蜃走其下極烟雲之吞吐洪波之礮擊古今之遞遷朝  
市之互更人物之銷沉而了莫之易也振衣崇岡濯足  
長流頽仰之閒何其適也美哉斯觀標韻者可以濟勝  
抱奇者可以宣藻立功者可以扼險知道者可以觀化  
曠朗之士棲迹清曠島嶼中起洪波四周畫大江而居  
之纖埃不到自爲一邱與市廛隔絕每到烟銷霞散潮  
生月出海天萬里一碧無滓灑然樂之超若羽化蜉蝣  
塵埃如古焦先者流穆乎清風直出六合之外故曰標  
韻者可以濟勝文人名流登而捫焉覽其幽勝收其巨

麗而吐爲瑤華文采照乎江山而名字畱於千古如張處士孫宗正名章秀句至今與此山爭雄故曰抱奇者可以宜藻英雄經畧之才乃心王室憑高眺遠顧瞻形勢澤國設險海門雄踞扼咽喉而守要害則萬夫莫能濟姦人不敢窺而大江南北高枕而臥故曰立功者可以扼險江湖然而流山胡然而峙其翕蕩而不泐也孰爲之宰其浮空而不墜也孰爲之根是天地之至妙也故曰知道者可以觀化而又在東南內地與三神山之遠浮海中恍惚汗漫而不可究詰者異矣其地勝其形

奇其本巨其理核故足賞也萬厯辛巳冬日余陪都憲  
零陵呂公登三山公言于督學使者蘄水李公李公欣  
然命二博士治三山志而以前序見屬夫天下名山其  
高且巨者無如五岳其神秀而幽邃者無如三十六洞  
天其奇峭而險絕者無如峨眉武夷今三山高巨不及  
五岳神秀幽邃不及三十六洞天奇峭險絕不及峨眉  
武夷而空曠有之又兼茲四美庸可無紀乎都憲督學  
兩公咸當代名賢鉅儒一時咸以觀風而來覽物紀勝  
行垂不朽而余得以職事厠名其閒則厚幸矣山靈有

知又寧不愉快此舉也耶

書京口三山志後

史魯

正德己巳余以推官入鎮江始獲見其大江金焦北固  
三山鼎峙於江之中信夫爲天下之所傳也所謂金鼇  
浮玉砥柱中流北固龍蟠虎踞者是矣旣而徐索其書  
記得民間舊本金山曰形勝錄焦山曰志甘露曰多景  
樓詩集鄙畧蕪雜皆僧人所自爲編徒泛載前人之題  
咏而已然亦煨燼莫存嗚呼三山天下之名山也天下  
之名山而不爲之表其名於天下則名於天下者皆山

水之粗迹而無所與據也郡之士大夫亦相與同此心  
久矣一日言於余曰是其於公有待乎乃謀于諸同寅  
長延鄉進士張君廷心蒐輯抉摘分異合同釐爲十卷  
總名曰京口三山志禮請翰林松江顧先生取舍裁訂  
之遂成此書夫融結之奇特集賢標議論而蘊奧畢見  
風景之變態爲騷墨詩賦而情狀無隱然時久人易詩  
之錄也亦多或遺亡雖不敢自謂之全典也要知俾觀  
者無限已遊與未無不識其真面目之嘆有超然神往  
于茲之意矣繡其梓者皆寺僧之費余惟董其事故爲

之言于卷末云正德七年壬申夏四月之吉

松寥詩引

程嘉燧

李太白有望松寥山詩山在江中焦山湛公以名其閣  
云余已亥夏尋洞庭潤公不遇畱閣中與湛公談詩品  
茶至通夕不寐臨行握手謂余江山九月最佳子能一  
來是後凡兩到山而皆不相遇壬寅十月大風夜畱詩  
千壁云寺外風江斷去津峰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處  
窗如燭始覺寒風是主人又十餘年歲甲寅余復過江  
時潤公演法華於金山而湛公亦來招余中秋同宋比

玉放舟至松寥因值等慈等公少爲諸生時客閩喜琴  
善詩素善比玉視余一見如平生皆夙契也畱二十日  
至重陽始別方期結夏山中爲書圓覺經明春湛公逝  
矣丁巳臥病虞山則等公在焉與余詩有警策語戊午  
別之西行偶一登焦山是日陰風蕭蕭堂宇闐寂低回  
西廊階除間啞啞如聞湛老吟諷聲心爲淒然舊年刻  
詩二卷取凡自丙午者曰雪浪自甲寅者曰松寥志余  
晚遇禪皈心空寂其所存詩皆唾棄結習之餘耳頃錢  
太史書云等公亦化去拂水草深一丈矣不覺投書失

聲因追述此於卷端辛酉清明日

焦山法系序

顧起元

逖園居士讀憨山老人焦山法系序竊咨嗟三嘆之焉  
有是哉彼法門中求法之親傳法之密護法之嚴一  
至此也彼其於人間世祖父子孫之嬗代以爲是恩愛之  
纏縛無已時也捨而離之至外其宗祊而不顧而其師  
弟子授受之際有函蓋合而針芥投者生則委身事之  
歿則手瓣香祀之法種流傳誓毋斷絕其世系宗派秩  
然不紊可攷而知也天合者攤之人合者覘之此曷故

哉父子相傳之身四代假合之身也聚如漂沫散若飛  
塵隔陰卽不相知委蛻憑何相授師友所成之身金剛  
不壞之身也一真默演萬劫不迷界已換而偈猶傳薪  
已窮而火無盡其所以去彼取此也是以衣鉢之傳自  
迦葉以至曹溪三十六世如出一姓曹洞潯仰臨濟法  
眼雲門五宗之派亦世世相續沿流溯源其付囑承嗣  
卽國典之傳珪襲組支聯跼接未有踰其密者彼豈徒  
以世代之久近算法乘之短長兒孫之盛衰計門戶之  
厚薄云爾哉人存則法存人亡則法亡愛其法不得不